

夢窓詞集校箋

第一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夢窗詞集校箋

第一冊

〔宋〕吳文英 撰  
孫 虹 校箋  
譚 學 純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夢窗詞集校箋:典藏本/(宋)吳文英撰;孫虹,譚學純  
校箋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7.9  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  
ISBN 978-7-101-12706-5

I.夢… II.①吳…②孫…③譚… III.宋詞-注釋-  
南宋 IV.I222.844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75247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 
夢窗詞集校箋(典藏本)

(全六冊)

[宋]吳文英撰

孫虹 譚學純 校箋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70%印張·12 插頁·1400 千字

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2000 冊 定價:328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12706-5

## 序

孫虹女史早以其鴻著《清真集校注》享譽學林，今又撰成《夢窗詞集校箋》凡百五十餘萬言，煌煌乎炫彩奪目，其嘉惠詞壇者可想而知也。予觀是編，知其以四彙（彙校、彙注、彙考、彙評）爲矩矱，以求是爲準繩，無自下之謙與自必之信者，豈肯爲之，豈能爲之？試析要如次。

校勘爲古籍整理之礎石，校勘精則正誤真僞自見。校勘之難，不在於辨異同，而在於定是非。而彙校又無異於難上加繁，自增負重。作者以十六種夢窗詞集與十五種選集彙校（以下各版本沿用書中簡稱），其繁難可知。然而編卻能正本清源，於傳真中求是。如《齊天樂·毗陵陪兩別駕宴丁園》「背月移舟，亂鴉溪樹杪」。溪樹杪，諸家或作「溪樹曉」、或作「溪樹晚」。作者引杜本校曰：「『晚』字應上聲，應叶。疑是『杪』字之誤。」又引四明本張壽鏞按家藏《鐵網珊瑚》語：「原鈔作『少』，缺『木』旁。鄭（文焯）氏所見本似僅寫『堯』字，應從杜本作『杪』。」又引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：「《鐵網珊瑚》作『少』乃『杪』之殘文，今據改。此字之所以多異文，因『背月』不當曰『曉』。雖每月下旬月落時，天方曉，然果如此，則丁園之宴，必通宵達旦，亦不近情理。觀首句言『斜陽』，歇拍言『背月』，本無不可，但『曉』必誤，作『杪』則順暢矣。」《宴清都》（柳色春陰重）「唯潮獻奇吳鳳」句，有作「唯潮」或「淮潮」者，粗看似以「淮潮」爲勝，作者援朱二校所引《燼餘錄》，復引鄭文焯《校議補錄》按語，再引底本借鄭校所作裁

斷。如此彙校，幾於竭澤而漁，不惟將前賢高見網羅殆盡，而正本清源之功亦自在其中。文繁而意精，理校、考校均在移錄前賢校語中自見。正先哲所謂「他人之作，唯恐不出於己；予之是編，唯恐不出於人」者是也。

注書之難，前人早發乎感歎。容齋曰：「注書至難。雖孔安國、馬融、鄭康成、王弼之解經，杜元凱之解《左傳》，顏師古之注《漢書》，亦不能無失。」若將文、詩、詞相較，則注詩難於注文，注詞難於注詩，而注夢窗詞又難於注他人詞。是編在楊鐵夫、吳蓓校注箋證基礎上，新涉三千多種圖書中萬餘條書證，針對夢窗詞旨「沕穆幽渺」（錢仲聯語）、「隱辭幽思」（夏承燾語）之特點，將字詞之注釋與詞意之整體觀照結合起來，誤箋正之，失注補之，多能剔抉語言表象，直探意義本源。

生僻典之注釋，是對注家基本功之考驗，是編頗能發掘隱微。如《婆羅門引·爲懷寧趙仇香賦》，詞題中的「仇香」原爲東漢仇覽的別名，因其曾任主簿，宋人始用作代稱主簿。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六。故「趙仇香」云云，實雅稱懷寧縣的趙姓主簿。錢仲聯序楊箋曰：「非熟諳天水舊事者，不足以箋夢窗。」夢窗詞中多化用宋朝「今典」，例屬僻典。僅就蘇軾而言，如《絳都春·餞李太博赴括蒼別駕》：「流水翠微，明月清風平分半。」化用蘇軾《點絳脣》：「閑倚胡床，庾公樓外峰千朵。與誰同坐。明月清風我。」別乘一來，有唱應須和。還知麼。自從添個。風月平分破。」據樓鑰《攻媿集》，知此詞是蘇軾守杭時，贈郡佐袁叡之作。用此典寫別駕（通判）李氏前往括蒼（台州），守倅俱能唱和風月，甚風流相得也。另如《水龍吟·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》「待凌霄謝了，山深歲晚，素心纔表」，亦爲化用蘇軾詞的

顯證。蘇軾《減字木蘭花》序曰：「（詩僧清順）門前有二古松，各有凌霄花絡其上。順常晝卧其下。子瞻爲郡，一日屏騎從過之。松風騷然，順指落花覓句，子瞻爲賦此詞。」詞有句曰：「翠颭紅傾。時下凌霄百尺英。」

注夢窗之難，生僻典尚在其次，尤難在其「倒、揉、碎」（夏承燾語）的語體風格，即張炎所謂「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碎拆下來，不成片段」。遂使讀者如霧裏看花，難於自表而究裏。然而，如作者拈出《雙雙燕》整體化用唐代鄭谷《燕》詩，《法曲獻仙音·放琴客》、《高山流水·丁基仲側室善絲桐賦詠》、《點絳脣》（香泛羅屏）、《好事近·僧房聽琴》皆揉碎化用張先詞作《碧牡丹·晏同叔出姬》。因「碎語」得以「歸位」而來歷自明，詞旨亦光焰自炫矣。

注釋之是否到位，是讀者、注家共懸之高標。高標之是否中的，則在於注家之眼光是否獨到；以及在已爲書證確注的情況，不僅注出「其然」，進而探究其「所以然」。如《聲聲慢·宏庵宴席》：「甚時見，露十香、釵燕墜金。」作者指出化用李群玉《戲贈姬人》：「骰子巡拋裏手拈，無因得見玉纖纖。但知謔道金釵落，圖向人前露指尖。」再引蘇軾《滿庭芳》語典：「報道金釵墜也，十指露、春筍纖長。」豐沛飽滿地注釋出古代女子不肯輕露肌膚，故謔稱其金釵滑落，誑誘其露出親剝桐子的纖纖十指，從而關合題中客姬親剝桐子之義。《宴清都·送馬林屋赴南宮》有「名箋澹墨」句，作者先引《唐摭言》、李昉英《送梁上舍必得大學解試》熟典，復錄《類說》卷一五「貢院榜」條：「右諭及貢院，字用淡墨氈筆書。李紳侍郎將放舉人，命吏書榜，未及填『右諭貢院』字，吏暴卒。令史王昶善書，被酒染筆，不能加墨，一榜之

內，濃淡相間，反致其妍，遂成故事。」要言不煩，詞作精義赫然洞明矣。

是編注釋之特色，一是借助宋人文字訓詁發覆字義。如《聲聲慢·宏庵宴席》：「綠窗細剝檀皺，料水晶、微損春簪。」借助周密《浩然齋雅談》對「皺」字的辨析，指出：是「特指桐子堅殼內的橐鄂」。再如《滿江紅》（翠幕深庭）：「倩雙成、一曲紫雲回，紅蓮折。」援引相關語典事典之後，作出裁斷「折，用同『拆』、『坼』」，進而引用《樂府指迷》「誤讀柳詞」條：「如柳詞《木蘭花慢》云『拆桐花爛熳』，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頭字在上，故用『拆』字，言開了桐花爛熳也。」指出此「折」字意同，謂席上歌姬笛聲清越，催開了池中蓮苞。

一是以宋代名物制度入注，使詞之內蘊挹之愈出。如《浪淘沙慢·賦李尚書山園》，對於詞題中的「李尚書」，朱彊村、夏承燾共箋出與夢窗生活於同時的七位李姓六部尚書（李鳴復、李知孝、李曾伯、李伯玉、李心傳、李性傳、李韶），楊鐵夫則認為「尚書已故，似不必限於同時求之」。治絲愈棼，莫衷一是。作者針對詞中所用「漢履」典，引前賢考語後再引宋人戴埴《鼠璞》「星履曳履」條，略作駁疑之後，指出：「據知用『曳履』、『星履』皆尚書僕射典。詞中用『王謝堂前燕』典，王導、謝安皆曾任丞相之職，可以互證。據《元豐官志》，六部長官雖亦稱尚書，然尚書僕射，官從一品；六部尚書，官從二品。兩者之間，不僅僅是官品有差異，更為重要的是六部尚書不能用專稱尚書僕射的『漢履』典。前賢所舉七位李姓尚書除李鳴復、李性傳外，皆為六部尚書；據《宋史·宰輔表》及本傳，李鳴復、李性傳官至副宰相參知政事（李曾伯僅同「執政恩例」），副宰相亦不能用『漢履』典實。並且，詞意顯示夢窗與此尚書有交遊，

曾躬與其園中海棠花下盛宴，故理應以同時求之。與夢窗同時期的『李尚書』僅有李宗勉。《宋史·李宗勉傳》：『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……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。』其中左丞相，就是尚書左僕射一職。』再如《瑞鶴仙·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》，對於詞題中的「內夫人」，作者援引《建炎雜記乙集》卷一二、《國老談苑》卷上、《輟耕錄》卷一九等資料，推定內夫人是宮中女官而非失寵之宮女嬪妃，更非宮廷藝妓，亦屬其例。

孟子嘗論詩曰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」詞何獨不然？自宋以降，蓋因詞被視爲「小道」，不知其人而論其詞者所在多有，故往往言不中的，甚至南轅北轍。清代詞學中興，然乾嘉考據之學，似尚未沾溉詞學領域，故言不中腴理者亦在所難免。所幸少數專家不廢考據，多所創獲。尤其近數十年來，考據之學沛然而興，始使詞學研究進入一新境界。予觀是編，對夢窗詞研究之最大貢獻，將在是焉。作者不廢前哲今賢考據之功，又不囿於前賢今哲考據之失，對夢窗仕履行實及其交遊進行考證。就地點而言，新考出「華山」即常州府無錫縣惠山，「南徐」是揚州及淮安一帶。推考夢窗年青時曾在臨安府尹幕中爲客，推考「楊公小蓬萊」在湖州烏程縣境內。就時間而言，書中《夢窗編年詞一覽表》共得編年詞一百五十餘首，新得編年詞百餘首。就其交遊而言，新考得李宗勉、虞煥、沈嶧、孫德之等，共得八十八人（楊鐵夫《事蹟考》羅列交遊六十六人，刪誤刪重，實得六十一人）。基本勾勒出夢窗之生卒年，以及三客杭京、三客蘇州、二客紹興之生平事蹟。即此一端，謂爲夢窗功臣當不虛美。

僅以《瑤華·分韻得作字戲虞宜興》爲例。「虞宜興」謂誰？夏承燾謂「必允文曾孫也」。作者對此進行縷析。首先指出詞中「有秀蓀、來染吳香」，表明此詞寫於吳地蘇州；而與夢窗在蘇幕時間相符的宜興虞姓知縣，唯虞旣一人。《咸淳毗陵志》卷十「秩官門」：「宜興。虞旣，淳祐三年十二月。」再據以下史料進行求證。《宋史·虞允文傳》：「（虞允文）子三人：公亮、公著、杭孫。孫八人，皆好修，唯剛簡最知名。」元代鄭元祐《蜀虞處士墓碣銘》，記載虞允文子孫中的一支因虞允文在孝宗朝爲相而僑居蘇州，虞旣正隸屬僑吳支族。「然（虞雍）族之宗有居吳者。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，公六世孫處士君卒。……處士諱炫，字明之，蜀隆州長（仁）壽縣人。雍公既相孝廟，故其家有在吳者。於是處士生於吳。其諱旣、累官至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知岳州者，處士之曾大父也。」墓主虞炫是虞允文六世孫，虞旣又是虞炫的曾祖父，則可確定虞旣是虞允文的曾孫。高斯得《淳安縣修獄記》又爲確證：「虞君名旣，乾道宰相忠肅雍公之曾孫，予季父鶴山先生之婿。」虞旣與虞玗是兄弟行，是允文孫輩虞夷簡之子，逝後皆葬於蘇州。見《正德姑蘇志》卷三四：「知榮州虞夷簡並妻恭人鄧氏二墓，在蒸山。子知岳州旣及妻令人魏氏祔。自後數世從葬，教、諭、堪皆在焉。知連州虞玗墓在遮山。」虞玗字成夫；虞旣先字義夫，改字退夫（魏了翁《虞退夫字說》）。若此，則虞旣爲虞允文之曾孫，淳祐三年十二月曾知宜興，遂成不移之斷。

如此考據者不少，均據史料加以實證，且不論夢窗生平行實與若干贈主之考是否會成爲定論，然其治學之嚴謹可知。

是編於集評亦獅子搏兔，用盡全力。僅過錄海內孤本的批校語就有以下九種：一卷本系列《夢窗詞集》有明張本（藏國家圖書館）、清張本（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）、夏敬觀《評彊村定本夢窗詞》（藏上海圖書館）；四卷本系列有毛扆本（藏國家圖書館）、戈載批校本（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）、杜鈔本（藏北京大學圖書館），另有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的《鐵網珊瑚》三種鈔本也是海內孤本。這些版本不惟校勘價值珍如拱璧，孤存海內的批校語也有數萬言之多，其中批語無疑可以闡入集評之列。

綜觀是編，校以鑒真，箋以逆志，考以論世，至如評騭是非，量長度短，見仁見智，不惟關乎時運，亦關乎人文，不能一是亦不必一是也。

奉先薛瑞生壬辰楔春序於西北大學蝸居軒

# 前言

## 一、夢窗生平事蹟述略

吳文英，字君特，號夢窗，晚號覺翁，宋季著名詞人。考證夢窗行誼並爲其詞作編年，自劉毓崧始，朱祖謀《夢窗詞集小箋》、夏承燾《吳夢窗繫年》、楊鐵夫《吳夢窗事蹟考》（簡稱朱箋）、《事蹟考》功莫大焉。之後，吳熊和、鍾振振、張如安、田玉琪、吳蓓等人繼有創獲。今在前賢時彥考證基礎上，結合夢窗詞作並特別注重對其交遊群體的循環考索，夢窗生卒年及生平事蹟的輪廓已經大略可以勾勒。夢窗是慶元府鄞縣（今浙江寧波）。古稱明州，又取境內四明山爲名。見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八）人。一生雖曾至臨安府（新城、仁和），湖州府（德清、烏程），揚州府（楚州，南宋中後期稱淮安），平江府（吳縣、昆山、長洲、常熟），常州府（無錫、宜興），紹興府（蕭山），鎮江府（京口）等地，但客居地僅在今杭州、蘇州、紹興三地，而以客居蘇州的時間最長，並最終以此地爲老去菟裘之邦。

### （一）杭京及蘇州遊幕時期

關於吳夢窗的生年，權威的說法主要有三種：夏承燾《繫年》提出的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），楊鐵

夫《事蹟考》提出的寧宗開禧前後（一二〇五至一二〇七），張鳳子致夏承燾第一書和第二書所定的寧宗嘉定十年（一二一七）和嘉定五年（一二一二）。筆者基本確定夢窗生於寧宗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）。

由於夢窗詞中多有十載西湖、十年吳苑的描述和回憶，研究者都認同其行誼中有客杭、客蘇的經歷。而對於客杭客蘇孰為前後的問題，夏、楊二家傾向於客蘇在前；但當代研究者的考證，推翻了前賢客蘇在客杭之前的結論，如錢錫生《關於吳文英生平中的兩個問題》、朱德慈《吳夢窗早年客杭考》皆指出，夢窗客杭時間實在入蘇州倉幕之前，時間約為十年。張如安《吳夢窗生平考證二題》同意此觀點，並通過夢窗集中《西平樂慢·過西湖先賢堂》一詞，進一步考證出夢窗這十年是在臨安府尹袁韶門下為客。結合張如安諸人的考證，筆者認為約在嘉定十三年（一二二〇）或稍後，夢窗入袁韶幕中，開始了近十年的杭京遊冶及遊幕生涯（一）。

幕主袁韶，亦鄞縣人。累官至參知政事、兼同知樞密院事。袁氏為顯宦，夢窗因同鄉之誼入其幕中，其中有傳統觀念中非常看重的地緣前提。《西平樂慢·過西湖先賢堂》屬於夢窗手寫「新詞稿」十六首之一，據鄭文焯、夏承燾考定，「新詞稿」皆寫於淳祐三年（一二四三）（二），當時夢窗已在蘇州倉幕（全稱「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」）（三）。袁韶嘉熙元年（一二三七）逝世，夢窗在其謝世六年後，暫至杭京時以《西平樂慢·過西湖先賢堂》和《三姝媚·過都城舊居有感》憑弔恩主故居和所創先賢堂。

在杭京袁韶幕中的十年，夢窗足跡曾至湖州（德清、烏程）、蘇州（昆山）、常州（無錫、宜興）、揚州

（楚州）等地。集中《三部樂·賦姜石帚漁隱》、《齊天樂·贈姜石帚》、《賀新郎·爲德清趙令君賦小垂虹》、《念奴嬌·賦德清縣圃明秀亭》、《滿江紅·澗山湖》、《齊天樂·齊雲樓》、《瑞鶴仙·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》、《蝶戀花·題華山道女扇》、《木蘭花慢·錢韓似齋赴江東嵯幕》、《水龍吟·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》，屬於少年游幕上述各地的詞作。而《宴清都》（萬里關河眼）、《玉蝴蝶》（角斷籤鳴疏點）、《荔枝香近·送人游南徐》、《水龍吟·惠山酌泉》則是憶及年青時此段經歷的詞作。集中除與遊幕地相關的詞作，另外還有一些詞作回憶了在杭京度過的青春歲月。如《聲聲慢·和沈時齋八日登高韻》：「暗省長安年少，幾傳杯吊甫，把菊招潛。」《永遇樂·探梅，次時齋韻》：「西湖舊日，留連清夜，愛酒幾將花誤。」歲華如昔的「洛陽年少」（《瑞鶴仙·錢郎糾曹之嚴陵》）時光在夢窗情詞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如《澡蘭香·淮安重午》：「銀瓶露井，彩簾雲窗，往事少年依約。」《隔浦蓮近·泊長橋過重午》：「年少驚送遠。吳蠶老，恨緒縈抽繭。」二詞皆是在蘇幕回憶杭京游幕時與揚州歌妓的情緣。《齊天樂·白酒自酌有感》一首，別題「飲白醪感少年事」，則是回憶當年與杭州亡妓的情事。

袁詔紹定三年（一二三〇）請求辭免臨安府尹之後，夢窗至遲在紹定四年（一二三一）入蘇州倉幕〔四〕。此時夢窗三十歲，尚未及潘鬢二毛之年。故《水龍吟·癸卯元夕》曰：「猶記初來吳苑。未清霜、飛驚雙鬢。」〔五〕夢窗在蘇幕任上曾多次行役至杭京。《西平樂慢》「追念吟風賞月，十載事，夢惹綠楊絲」，《鶯啼序》「十載西湖，傍柳繫馬，趁嬌塵軟霧」，「十載」云云，化用杜牧《遣懷》詩句：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幸名。」綠楊，用錢塘名妓蘇小小及西湖典。見白居易《楊柳枝》：「若解多情尋小

小，綠楊深處是蘇家。」「嬌塵軟霧」，語出蘇軾《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》（之一）：「半白不差垂領髮，軟紅猶戀屬車塵。」後用以形容京城的繁華熱鬧。顯然也是蘇幕暫至杭州時追憶少年遊冶生活。倉幕期間亦行役至杭京畿縣，《江神子·賦洛北碧沼小庵》、《金縷子·吳城連日賞桂》、《聲聲慢·贈藕花洲尼》、《醉落魄·題藕花洲尼扇》、《夜行船·寓化度寺》、《鳳棲梧·化度寺池蓮一花最晚有感》諸詞皆寫於行役新城、仁和等畿縣時。《鶯啼序》中的「歎鬢侵半苧」之句，表明此詞寫於紹定五年（一二三二）或稍後，夢窗已經或剛過三十二歲。此後的蘇幕詞中屢屢出現鬢點吳霜的典實，如《鶯啼序·荷》：「如今鬢點淒霜，半篋秋詞，恨盈蠹紙。」《浪淘沙·九日從吳見山覓酒》：「烏帽壓吳霜。風力偏狂。」

夢窗至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離開蘇幕寓越，前後歷時十四載。集中《聲聲慢·陪幕中錢孫無懷於郭希道池亭》、《八聲甘州·靈岩陪庾幕諸公遊》、《祝英臺近·錢陳少逸被倉臺檄行部》、《陪倉幕遊虎丘·重遊虎丘之二首》、《木蘭花慢》，皆爲入幕顯證。另如《瑣窗寒·玉蘭》、《瑞鶴仙·錢郎糾曹之嚴陵》、《夜飛鵲·蔡司戶席上南花》、《宴清都·送馬林屋赴南宮》、《掃花遊·送春古江村》、《霜花腴·重陽前一日泛石湖》、《探芳新·吳中元日承天寺遊人》、《惜秋華·七夕前一日送人歸鹽官》、《十二郎·垂虹橋》、《木蘭花慢·重泊垂虹》、《喜遷鶯·吳江與閑堂王耀庵家》、《江城梅花引·贈倪梅村》、《漢宮春·壽王虔州》、《瑤華·戲虞宜興》以及次韻時齋（沈義父）三首等等，皆寫於蘇州。加上引行役類詞作，蘇州詞共百餘首，幾近《夢窗詞集》三分之一。

(二) 入紹興幕及杭京再遊幕時期

據集中《喜遷鶯·甲辰冬至寓越，兒輩尚留瓜涇蕭寺》，結合夢窗交遊的另一位顯宦史宅之的行誼，知夢窗甲辰即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離開蘇州入史宅之幕中，詞中有「冬分人別。渡倦客晚潮，傷頭俱雪。雁影秋空，蝶情春蕩，幾處路窮車絕」，此年夢窗四十三歲，不僅未老而有蒲柳之衰，更有辛苦營營的窮途之哭。夢窗與史宅之的交往，詞集中有跡可尋。據《寶慶續會稽志》卷二「安撫題名」，史宅之知紹興府是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十月十九日到任，六年（一二四六）三月離任赴闕，除工部尚書，不久改吏部尚書。七年（一二四七），提領「田事所」。八年（一二四八）同知樞密院事。九年（一二四九）十一月薨於位（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四記載卒於十二月）。夢窗贈史氏的詞作皆寫於紹興、杭京兩地。集中注明贈主史宅之的詞作多達十一首。其中有六首寫於史宅之任紹興知府時：《瑞鶴仙·壽史雲麓》、《垂絲釣近·雲麓先生以畫舫載洛花宴客》、《江神子·喜雨，上麓翁》、《醜奴兒慢·麓翁飛翼樓觀雪》、《燕歸梁·對雪醒坐上雲麓先生》、《採芳信·賀麓翁秘閣滿月》。夢窗在史氏紹興幕中可辨之事略有三點。

其一，與史宅之交遊始末。夢窗集中有未署名贈詞《齊天樂·齊雲樓》，涉及平江府治後的著名建築齊雲樓。據盧熊《蘇州府志》卷八，齊雲樓分別於嘉定六年、嘉定十六年、嘉熙二年，由陳芾、沈暉、史宅之重修。另據《吳郡志》卷一一，史宅之曾兩知平江府。前為嘉熙二年（一二三八）閏四月二十四日

到任，三年正月一日召赴行在。後爲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三月初九到任，二年二月離任。期間夢窗皆在蘇幕，故劉永濟、吳熊和等前賢認爲，夢窗與史氏的交往應始於嘉熙二年，《齊天樂·齊雲樓》是夢窗爲史氏重修齊雲樓而作。然據十一首署名贈詞考之，夢窗蘇幕時尚未與史氏交往，唯有《瑞鶴仙·壽史雲麓》涉及史氏平江府任上之事，然皆用回憶之筆，顯因未能躬與任上盛事；並且詞作顯示史氏貼職已爲「學士」，也與史氏任平江府時貼職分別爲待制和直學士不符。故知《齊天樂·齊雲樓》實寫於嘉定十六年（一二二四）沈晦知平江府重修齊雲樓時，是夢窗在袁韶幕中初遊蘇州的詞作。

其二，紹興府治依卧龍山（又稱種山）而建，當地除蓬萊閣、飛翼樓、文種墓等爲人熟知的著名建築、古跡之外，尚有「望湖樓」、「西園」等名勝。故知《水調歌頭·賦魏方泉望湖樓》、《燭影搖紅·錢馮深居》、《齊天樂·與馮深居登禹陵》等詞皆寫於人幕紹興時。

其三，前賢還推測夢窗淳祐九年至淳祐十年或繼入紹興知府吳潛幕中，然據《寶慶續會稽志》卷二「安撫題名」：「吳潛淳祐九年八月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，十一月八日到任。十二月八日，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」在紹興僅一月時間。夢窗雖有《浣溪沙·仲冬望後，出迓履翁，舟中即興》、《絳都春·題蓬萊閣燈屏，履翁帥越》兩首贈詞寫於此時<sup>（六）</sup>，但按常理推測，二詞應屬即時交遊，非必入其幕中<sup>（七）</sup>。

夢窗贈史氏詞作中另有五首寫於隨史氏入幕杭京之後，屬「新葺北墅園池」系列贈詞：《水龍吟·雲麓新葺北墅園池》、《探芳信·麓翁小園早飲，客供棋事、琴事》、《燭影搖紅·麓翁夜宴園堂》、《風入

松·麓翁園堂宴客》、《秋霽·賦雲麓水園長橋》。時在史氏淳祐六年（一二四六）三月卸紹興任之後，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年底之前。

諸詞中「小園」、「園堂」、「水園」乃至「長橋」，皆是「北墅園池」不同視角、不同季節的呈現。《水龍吟》中有「好山都在西湖，斗城轉北多流水」，知「北墅園池」在杭州。《探芳信》詞題中的「小園」，實用李格非《洛陽名園記·獨樂園》贊司馬光園小德馨事：「司馬溫公在洛陽，自號迂叟。其園曰獨樂園，園卑小，不可與他園班。其曰讀書堂者，數十椽屋；澆花亭者益小；弄水、種竹軒者尤小；曰見山臺者，高不過尋丈；曰釣魚庵，曰采藥圃者，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。溫公自爲之序。諸亭臺詩頗行於世，所以爲人欣慕者，不在於園耳。」此詞又有「藻池不通宮溝水」之句，表明此「小園」即是「北墅園池」。以《探芳信》「獨樂園」典，與《水龍吟》「獨樂當時高致」合參，足見史氏位居樞要的事實。《燭影搖紅》有「銀臺雙引繞花行，紅墜香沾袖」二句，燭臺雙引在唐宋時也是身份及恩寵的象徵。《愛日齋叢抄》卷一：「唐令狐綯爲翰林承旨，夜對禁中，燭盡，宣宗命以金蓮火炬送還，此蓮炬故事之始。」宋代鄭獬、王珪、蘇軾、周必大等人皆得到此種優寵。詞中又有「笑流鶯、啼春漫瘦。曉風惡盡，妒雪寒銷，青梅如豆」，實寓淳祐七年（一二四七），史氏任都司、提領田事所，倡括田，導致時議沸騰之事。明年七月，史宅之即除副樞。

### （三）再客蘇州時期

夢窗雖然淳祐六年（一二四六）至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隨幕紹興或杭京，但因家眷在吳，故其間多